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卷

詩說解頤字義卷四

明 季本 撰

陳

宛丘

一章 宛丘地名蓋在陳城南道東毛氏曰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然爾雅則謂丘上有丘曰宛丘與毛說相反考之輿地廣記獨取爾雅之說謂今其地形則然蓋必有所徵矣

二章

鷺鳥名陸農師曰一名舂鋤步於淺水好自低昂故曰舂鋤色雪白頂上有絲長尺餘欲取魚則弭之藏斂機也其翔集必舞而下每至水面數尺則必低回少盤其勢與飛時徑起特異蓋其天性然也○無冬無夏按古者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則舞者春秋二時之所習也今雖祁寒大暑亦遇其舞其遊蕩而無度甚矣○羽者舞人所持以指麾也毛氏以為鷺鳥之羽可以為翳故郭璞遂以為所持以自蔽

翳殊不知古固有以纛訓翳者翳乃文鳥之名山海經云五采之鳥名翳蓋即雉也謂雉之長尾其名為翿本析羽而注旗竿之首者在旗竿則有覆幬之義故謂之翿翿即纛也本爾雅釋言纛謂之翳可也但以為蔽翳則失之矣蓋干羽之舞本起於舜之征苗即其旗竿之羽以為舞正以習指麾也故伶官之舞但云秉翟則正旗竿之翟羽而鷺羽之長不及翟羽必非舞者所宜執此云鷺羽蓋民俗不能具翟羽則

從便取鷺鳥羽續長以爲用耳

墓門

二章 鴞惡聲之鳥即鴟鴞也故七月集傳鮮鴟鴞爲鵂鶹而曰惡鳥攫鳥子而食者也爾雅有怪鴟郭璞註以爲即鴟鵂蓋指鴞也陸璣曰鴞大如斑鳩綠色入人家凶賈誼所謂鵩鳥是也今人謂之鵂鶹亦名怪鴟其肉甚美可爲羮臛又可爲炙陸農師曰鴞所鳴其民有禍證禍鳥也又以鴟鵂別鴞爲一類而曰怪鴟

晝無所見夜即飛噉蚊䖟舊說雀目夕昏即此類他無異義也又爾雅以鴟鴞爲鸋鴂郭璞註曰鴟類陸農師又別爲一類以別於鴟鵂尺如郭氏鴟類之說而亦無異義竊意鴟必怪鳥之大名故鴟鴞鵂鶹皆得名鴟考之楚辭鸞鳳伏竄鴟鴞翱翔鴟鴞與鸞鳳相對故註云鴟鴞二物又云鵬似鴞蓋有分而爲二者矣然本草云其實一耳今亦不知何爲而另爲一名也鴞與梟不同孔氏以爲鴞一名梟則誤矣別見

瞻卬字義

防有鵲巢

一章　苕苕饒也其莖葉綠色可生食如小荳藿非小雅苕之華矣之苕苕之華矣傳曰陵苕此則直云草而已孔氏曰彼陵苕之草好生下濕此則生於高丘與彼異也今按毛氏本觧卭為丘故其義異殊不知卭非丘安得以此為別乎但謂之旨苕則以可食者言耳而苕之華矣則謂之陵苕可也

二章　鷊小草五色如綬鷊本鳥名咽下有囊如小綬具五色名為綬鳥鷊草之名因鳥色而取義也

澤陂

二章　蕑舊訓蘭鄭氏曰當作蓮孔氏曰上下皆言荷蒲則此章亦當言荷不宜别據他草蘭是陸草非澤中之物故知當作蓮今按爾雅曰荷芙渠其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郭璞曰江東人呼荷華為芙蓉北方人便以藕為荷亦以蓮為荷許慎曰未發為菡萏已發為

芙蓉陸農師曰荷總名也然則荷蓮菡萏一類也皆以其華之芳美特易名以協韻耳

檜

匪風

三章 鬵大釜也毛氏許慎皆以鬵爲釜屬釜屬故可烹魚若爾雅云甑謂之鬵則甑乃鬳之有底者本陶器也故孔氏曰烹魚用釜不用甑蓋鬵名同而一爲釜屬一爲甑屬也

曹

下泉

二章 蕭蒿屬俗謂之牛尾蒿爾雅謂蕭爲荻乃荻蒿也郭璞以爲即蒿則疑於青蒿矣陸農師曰其字從肅秋風之過肅然故蕭一名荻似白蒿莖麤科生有香氣能上達故祭祀以脂爇之凡祭灌鬯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故先灌鬯而焫蕭在後商人先求諸陽故先焫蕭而灌鬯在後

三章　蓍蒿屬筮草也似藾蕭青色科生本草註曰其生如蒿高五六尺一本多者至三五十莖生便條直異於衆蒿秋後有華出枝端上紅紫色

四章　郇毛氏以為郇侯也蓋文王子本封為侯其後世為州牧故稱伯也水經註云郇城郇伯故國也今解故城北二十四里有郇城在猗氏縣西北按猗氏今屬山西平陽府蒲州

七月

一章　耜起土之田器也廬陵羅氏曰耜廣五寸耒耜上勾木也耜古以木為之易曰斲木為耜揉木為耒亦以金為之周禮註古者耜一金兩人併發之今按兩人併發所以為耦耕○南畝畝以南為正也范氏處義曰田事喜陽而惡陰南東向陽則茂遂西北傍陰則不實

三章　斧斨斧隋銎斨方銎凡物狹而長者謂之隋與般隋

山之隮義同銎斧孔也孔氏曰斨即斧惟銎孔異耳○鵙伯勞月令仲夏鵙始鳴應陰氣之動而至是謂夏正建午之月也至七月則應三陰之候而將去故七月聞鵙之鳴則寒將至而先時感事以見八月之當績也○玄黃朱玄黑而有赤色黃中央正色朱深纁色即赤也按公子者諸侯之子將有大夫之責故染繒與布以為之裳繒絲所為也布麻所為也禮冕服玄衣纁裳玄端服玄衣玄裳或黃裳玉藻曰衣正

色裳間色亦大畧言之耳蓋黄裳亦正色也而為裳
玄者帶黑之赤亦間色也而為衣不必正色然後為
衣間色然後為裳也

四章

秀朱子嘗以吐華曰秀釋論語秀而不實之義蓋草
木之華曰秀本有此訓而爾雅則曰木謂之華草謂
之榮不榮而食謂之秀榮而不實謂之英是以秀為
已實也蓋單言秀則可以為實之通名耳要遠志圖
經云三月開花白色四月采根葉據此則亦開花者

也不可以為不榮曹氏曰四月陽氣極於上而微陰已受胎於下葽感之而早秀臨川王氏曰陽生則言日陰生則言月然四月正陽秀葽言月何也秀葽以言陰也四月陰生者氣之先至也葽感陰氣而先秀此皆以秀言成實之義也○蜩蟬也諸蟬之總名也爾雅有蜩蜋蜩螗郭璞曰蜋蜩者五色具螗蜩者蝘俗呼為胡蟬是蜋蜩螗蜩二種蟬其説是也或謂蜋蜩與螗蜩本一物而異名則蕩之詩曰如蜩如螗豈

可以為一物哉彼以蜩對螗則此所謂蜩乃指蜋蜩矣陸農師曰蜋蜩似蟬而小鳴聲清亮蜩亦蟬之一種形大而黑一名蟬為其變蜕而蟬也臨川王氏曰蜩感陰氣而先鳴

五章 斯螽蓋蟋蟀初生之名與螽斯不同螽斯之螽蝗也斯語辭而斯螽則別為一名蓋螽蝗之害稼乃天之大灾其生感於戾氣故陸農師有魚子為日暴而生飛蝗之説而蟋蟀之生則歲所常有者也或又以螽

斯即阜螽則阜螽與草蟲自以異類相感亦常有之物也但以形與螽類故通以螽名耳其實非一種也華谷嚴氏曰斯螽舊説以為即螽斯非也其説得之但以為即阜螽則又誤矣斯螽一名蚱蜢似蝗而小斑黑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聞數十步莎雞一名絡緯似蝗而斑色毛翅數重其翅正赤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蟋蟀一名促織斯螽莎雞蟋蟀一物隨時變化而異其名也今螽斯之螽不聞其以股羽

相切作聲而有奇音其別為一種可知矣

六章 欝雀李即爾雅所謂棣也薁郁李即爾雅所謂栘也二物形相似但欝小而薁大欝先熟而薁後熟耳詳見常棣字義○葵菜名其心向日而覆根莖大葉小可茹菽鄭氏常以大豆言之不但以其實之大人所利種而葉亦可為藿也孔氏曰公食禮云鉶芼牛藿羊苦豕薇皆有滑註云藿豆葉也苦苦荼也滑堇荁之屬是也以鼎煑牛取其骨體置之於俎其汁則芼

之以雚調以鹹酸乃盛之於鉶謂之鉶羮今按菽言
烹以為羮具也所用必其葉矣故濮氏亦曰苴葉謂
之雚○瓜種於田畔所謂疆埸有瓜味甘美可止渇
農夫在田之所食也○壺瓠也嫩者可供茹枯者可
為壺故名為壺至八月已不可食而漸就槁矣三山
李氏曰壺蔓生斬之故曰斷蓋農功未畢無暇取他
木為薪則姑取薪於斷壺耳○叔拾也苴麻子也麻
子榖中之賤者孔氏曰麻子以供食也○荼苦菜即

苦荼也詳見邶谷風字義其葉經冬不凋采之所以爲菹○樗類椿葉脫處有眼故江東呼爲鬼目此木最無用惟堪爲薪故曰惡木

七章　場圃者以種植之圃築之爲場也鄭氏曰場圃同地自生物之時耕治之以種菜茹至物盡成熟築堅以爲場禾稻也稼者在野而未穫之稱禾在十月可納場圃則指稻矣故禾稼者㨿稻而言也以稻爲重故首言之非謂禾是大名而總言於八穀之上也○黍

穀名苗似蘆高丈餘穗黑色實圓重華谷嚴氏曰黍似粟而非粟米黏者為秫可以釀酒○黏者為黍如稻之有秔穤耳考之本草註黍有數種今別而言之有黑黍謂之秬黑黍之中一稃二米者謂之秠稃皮也一稃二米異於一米者故宗廟之祭常以秠釀酒秬秠即生民之維秬維秠也又有𥻆黍皮赤米黄爾雅謂虋赤苗郭璞註云今之赤粱粟又有白黍爾雅謂芑白苗郭璞註云今之白粱粟虋芑與穈同即生民

之維糜維芑也此四者皆黍類故黍為總名分而言之則秬秠為黍而糜芑為粱粱似粟而大即今之膏粱也五穀中黍為最美故言穀者常以黍為先○稷一名穄似黍而小即粟也曲禮云稷曰明粢是也華谷嚴氏曰八穀之中最為下今人不甚珍惟祠事則用之農家種之以備他穀之不熟則為糧耳○重亦作種穋亦作稑孔氏曰先種後熟謂之重後種先熟謂之穋又按閟宮重穋之下有稙穉毛傳先種曰稙

後種曰稺孔氏曰重穋稙稺生熟早晚之異稱耳非穀名稙稺當謂先種先熟後種後熟集傳畧而不言其熟耳○禾與春秋大無麥禾之禾同蓋偏言之禾即稻也稻有秔有糯粇與粳同糯即稌也秔糯甚相類黏不黏為異耳秔不黏而糯黏然同謂之稻也集傳以秫芃粱言則秫粱黍屬也芃乃粱白非禾也○麻即今黄麻也麻子名苴上章叔苴之苴也集傳謂麻穀名子可食皮可績為布則麻亦在穀明矣○菽

鄭氏於經中言菽者皆以大荳釋之蓋本生民蓺之荏菽而言爾雅以荏菽為戎菽即胡荳也其種為大農家多種之故以為大荳耳若泛言之則荳之可食者尚多也餘見前章字義○麥有小麥有大麥小麥一名來可以作麵大麥一名牟可以作飯皆秋種夏熟○我稼既同同臨川王氏以為所納之備也則併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八穀而言矣蓋禾黍熟於秋麻麥熟於夏所收異時而總計農事之畢則謂之同非

以為皆同於十月也併重穋而為八穀然重穋者虛名耳不列於穀數者也

八章

二之日建丑之月周禮十二月令斬氷是也鑿氷集傳以為取氷於山蓋本左傳昭公四年申豐言其藏氷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所以取於深山窮谷者貴其堅也十二月斬氷即其月納之而三之日建寅乃始言納者謂凾土地寒正月風未觧凍氷猶可藏而言納於畢藏之月也凌陰氷室也氷分

則為淩獻羔祭韭者鄭氏謂出氷而先薦寢廟也時
韭新出故併羔以祭月令仲春獻羔開氷先薦寢廟
是也鄭氏謂祭司寒獻羔而啓之或有此禮但經意
止謂特羊告廟而薦新以獻氷與月令意同氷非先
薦寢廟則不敢他用故以薦廟為重而司寒之祭則
可畧耳四之日四陽上達大壯之時宜防其過故即
出氷以節之孔氏曰二月開氷公始用之未賜臣也
至於夏初其出之也朝之禄位賔食喪祭於是乎普

用之此皆本申豐而為説蓋藏氷致用亦燮調愆伏之事也故冬無愆陽夏無伏隂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灾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此其所係於治者大矣七月之詩上章言寒冬休息之時而民巳急於田事見其民之勤也此章則以鑿氷言之見其君欲天時之正而當陽氣之洩則以燮調為先也見其有憂民之心焉否則鑿氷之義與上下何所屬乎○朋酒兩尊之酒也鄉飲酒禮尊兩尊於房户間

此葢以鄉飲言也黨正每歲國索鬼神而祭之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索鬼神者蜡也凡鄉中有所聚會者或以賔興或以敬長或以習射或以合歡皆謂之鄉飲而此詩所言則事在十月滌場之後是因蜡而飲黨正屬民之事也孔氏曰朋酒則酒有兩尊滌場是農夫之事則斯饗是民自飲酒禮鄉人飲酒以狗為牲大夫與焉則加以羔羊又曰記云其牲狗是鄉人以狗也王制云大夫無故不殺羊是大夫有故

得用羊也今鄉飲名飲不得謂之燕而況可言饗乎此言饗則又以為通名耳詳見彤弓字義

鴟鴞

三章 荼萑苕本毛氏傳孔氏以為亂之秀穗也今按萑一名亂苕爾雅作芀秀穗者謂抽條遥遠生華而無葶也華谷嚴氏謂之英荼詳見邶谷風字義夫英荼者以其吐華之秀穗言故邢氏曰華秀名也或茅或萑而皆可兼之故邢氏又以為萑茅之屬但釋出其

東門說者以秀言於茅而此以秀言於萑則若可以相通耳

東山

一章 東山泛言魯地之山書言王來自奄即征東而歸之事也奄本曲阜之地而以封魯故東山以魯言以其為東方諸侯之國故云東山耳然非孔子所登之東山也登而小魯必魯山之高者故地志相傳以為東蒙而周公東征之兵必不至此也○烝有六訓有以

為升者有以為進者有以為衆者有以為君者有以為祭名者有以為上淫者皆本於氣上升之義上升則進氣聚則衆衆則得民而為君物品衆盛而祭則為烝祭其淫於上而為烝者亦會上升之意也然則升者烝之本訓也此詩首章及三章兩烝字程子以為烝升也得其義矣毛氏以烝在桑野之烝訓寘其音為田鄭氏則又申之曰古者聲寘填塵同葢因爾雅云塵久也見寘與塵同而轉為久義也至於烝在

栗薪毛又以烝為久蓋皆强解故集傳以為發語辭亦求其說而不得也惟程子之義為長

四章 縭鄭氏以為香纓非也爾雅云婦人之褘謂之縭孫炎以褘為帨巾是也帨巾故可結士昏禮母戒女施衿結帨即此事衿衣小帶所以繫佩者也內則云婦左佩紛帨蓋結於此

伐柯

二章 籩豆禮器形制相類其容皆四升竹曰籩以薦果脯

及糗餌粉餈木曰豆以薦葅醢及酏食糝食

九罭

一章　衮衣繡裳集傳云衣裳九章一曰龍二曰山三曰華蟲雉也四曰火五曰宗彝虎蜼也皆繪於衣六曰藻七曰粉米八曰黼九曰黻皆繡於裳天子之龍一升一降上公但有降龍以龍首卷然故謂之衮詳見終

南字義

狼跋

一章

狼豺類而不同狼頷下有袋謂之胡陸農師曰狼大如狗青色做聲諸竅皆沸豺祭狼卜又善逐獸皆獸之有才智者里諺云狼將遠逐食必先倒立以卜所向善顧其後草蟲經云老狼項下有袋求食滿腹向前行乃觸之退後又自踏踐下礙其尾○赤舃舃履類夏葛履冬皮履在舃亦然鄭氏曰複下曰舃禪下曰履王吉服有九舃有三等赤舃爲上冕服之舃也詩云王錫韓侯玄衮赤舃則諸侯與王同下有白舃

黒舄天子諸侯吉事皆舄其餘惟服冕著舄耳今按九服謂六冕及韋弁皮弁冠弁服凡屨舄各象其裳之色冕服皆玄衣纁裳赤色故冕服用赤舄其下則白舄配韋弁皮弁黒舄配冠弁服所服之裳時有不同或亦各隨其用也其餘則服屨而已○几几取安義以几為人所馮以為安也

詩説解頤字義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說解頤字義卷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沈孫璉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謄録監生臣姚希慶

詩說解頤字義卷五

明 季本 撰

小雅

鹿鳴

一章 呦呦猶嚶嚶聲之細也鹿本淫獸交則聚麀知禮者之所惡也詩人奚取焉此詩特以在野而食見其山林之性初非為其鳴而相呼也舊說以呦呦為和聲似以鹿為善者非經意矣○承筐是將筐竹器之方

者以盛幣帛則即是篚書所謂篚厥元黄是也此章小序謂實幣帛筐篚以將厚意孔氏以為飲有酬賓送酒之幣食有侑賓勸飽之幣食而以幣勸飽本公食大夫禮燕禮則無明文但鹿鳴燕禮也既曰承筐是將則亦有幣即聘禮註所謂酬幣乃酬賓勸酒之幣也燕禮有旅酬無侑食不當以勸飽言耳

四牡

一章　騑騑馬行疾貌蓋騑字從馬從非古字非與飛通同

故有以飛作蜚者有以霏作霏者曰騑騑則如飛之意也禮記少儀車馬之容匪匪翼翼註以為行有文是以騑取裴義也與詩意不同矣毛氏以為行不止之貌其說近之

二章

嘽嘽衆多聲今考單字之義從吅從㽬㽬在衆口之下有單薄之義故單為薄然吅火衣反喧也諠則衆矣以單加口則為衆口有聲毛於釆芑訓衆葢略知此意也但於此章則又以為喘息之貌自相戾矣○

白馬黒鬣曰駱四牡下特言駱馬蓋齊其力而取其皆善走也陸農師曰今之駱馬最耐勞苦

四章杞枸杞也華谷嚴氏曰本草云一名仙人杖根名地骨莖榦三五尺作叢春作羮茹詩中有三杞將仲子無折我樹杞栁屬也有臺南山有杞湛露在彼杞棘山木也此詩集于苞杞雅杕杜北山言采其杞四月隰有杞桋枸杞也

五章載驟駸駸許慎曰驟馬疾步也錢氏曰駸駸馬前進

也

常棣

一章 常棣與唐棣不同爾雅以唐棣爲栘常棣爲棣蓋分爲二栘一名郁李一名薁李即七月詩所謂薁也棣一名雀李一名車下李即七月詩所謂鬱也二物皆可食而形亦略同故名稱多亂但栘大棣小棣先熟而栘後熟耳

二章 脊令與小宛脊令同即雪姑也爾雅謂之雝渠郭璞

云雀𩀳飛則鳴行則揺華谷嚴氏曰小宛取義在於飛則鳴故曰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此詩取義在於行則揺故曰脊令在原程子以為首尾相應是也鄭氏以為水鳥宜在水中在原則失其常處故飛鳴以求其類非也今雪姑非水中之鳥若失其常處而飛鳴以求其類凡鳥皆然何獨脊令哉

伐木

二章　釃酒釃與湑同毛氏曰以筐曰釃以藪曰湑孔氏曰

筐竹器數草也漉酒者或用筐或用草用草者用茅也左傳云包茅不入無以縮酒是也又按禮縮酌用茅皆漉酒之意○諸父朋友之同姓而尊者也諸舅朋友之異姓而尊者也兄弟朋友之同儕者也先諸父而後諸舅者親疎之殺也先諸舅而後兄弟者尊卑之等也孔氏曰禮天子呼諸侯同姓大國曰伯父異姓則曰伯舅小國曰叔父異姓則曰叔舅安成劉氏曰詩言兄弟多矣鄭風揚之水婚姻之黨唐杕杜

雅常棣頍弁斯干行葦等篇同氣之親也此詩則同儕之友也各隨所指而不同耳○八簋者盛黍稷之簋有八也若稻粱則簠盛之毛氏曰天子八簋長樂劉氏曰簋八則籩豆倍之天子燕之數也餘詳見權輿字義

三章　乾餱說者以為食而曰乾飯為餱又或引公劉廼裹餱糧為證殊不知此詩乃燕禮也禮無侑飯之節但以籩實之中有糗餌乃熬大豆與米實籩以羞賓客

是乾餱之義也

天保

三章　山阜岡陵爾雅曰下溼曰隰大野曰平廣平曰原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大陵曰阿可食者曰原陂者曰阪下者曰溼又曰山脊岡據此則岡為山之高者陵為阜之大者

四章　吉毛氏訓善故集傳以為諏日擇士之善蠲毛氏訓潔故集傳以為齋戒滌濯之潔安成劉氏曰諏日者

君臣諏謀祭日於旬有一日之先至次日乃卜所諏之日吉否也擇士者大射於澤宫以選與祭之士齋戒謂七日齋三日戒之類滌濯謂溉濯祭器掃除宗廟之類

采薇

一章 玁狁北狄即夏之獯搜商之熏鬻漢之匈奴也在周則為玁狁世居北邊其地當在北河之北大王時侵入河南即令黄河套也而漸逼於豳大王以其國強

不可與敵故避而居岐當時北有熏鬻西有昆夷而所以處之者不同故於熏鬻則事之於昆夷則字之順大小強弱之勢也故自王季至於文王纘承大王之緒恩威先及昆夷而信義因孚北狄玁狁見周德之盛天下歸之遯之故地雖其往來所嘗駐牧今亦退歸漠北不復南侵矣漢匈奴傳謂武王伐紂復居于豐鎬放逐戎夷涇洛之北以時入貢此理之所必然也但其放逐則在文王時經略有方不待兵革而

自服耳厲王失道戎狄交侵至於宣王遂自鎬方而入則信乎文武之時狄人已不在豳境矣

四章 路君車之名禮天子諸侯之車方得稱路采薇之將帥駕戎車以出亦以路稱者必將帥之命數如諸侯也詳見采芑字義但采芑之路言象路而此則言戎路耳

出車

二章 旐旄旟詳見干旄字義鳥隼曰旟前朱鳥也龜蛇曰

旐後元武也下章交龍曰旂左青龍也但熊虎曰旗當為右白虎經文偶略之耳龜山楊氏曰師行之法四方之星各隨其方以為前後左右進退有度各司其局則士無失伍離次矣○旆旆但狀旟旐之飛揚非以建旆言也蓋當在郊時未宜設旆

三章

方即朔方令陜西寧夏衛蓋靈夏等州之地而漢武帝於此置朔方郡者也在今固原西闕五百餘里毛氏以為近玁狁之國本無明文但以國語考之則侯

衛賓服之外戎翟荒服之内有蠻夷為要服即周禮大司馬所謂蠻畿小行人所謂要服而巾車所謂草路以封四衛者亦即此也故鄭氏謂四衛為蠻服以内孔氏云蠻者縻也以近夷狄羈縻以政教要者亦要束以文教也故亦封諸侯使為守衛禮記云四夷雖大皆曰子其殆謂此歟然而無城郭有待於南仲之城者必翟患未肆之前常倚山河為固而不待設險者歟及玁狁自鎬侵之則將有決藩之勢其地始

為華夷之要區而不得不為城以守矣觀其命南仲為將而宣王之經略居可見焉

五章 西戎在今鞏昌秦州之地史記稱隴以西有昆夷蓋隴西者秦州之東也昆夷即犬戎乃西戎之族所分耳常昭曰犬戎西戎之別名是也

魚麗

一章 鱨一名揚陸璣曰今黃頰魚似燕頭魚身形厚長頰骨正黃大而有力解飛○鱧一名鮦體圓有黑點文

陸璣曰灕魚狹而小常張口吹沙

二章 魴今鯿魚也說見汝墳○鱧一名鮦本草云味甘氣寒無毒今黑鯉魚道家以為厭者也陸農師曰鱧元鯉諸魚中唯此膽甘可食與蛇通氣其首戴星夜則北向北方之魚也竊意鱧之得名以其禮斗故道家以為厭陸璣以鯉為鯇然爾雅以鱧與鯇分二種則璣說非矣

三章 鰋似鮎與鮀各為一種郭璞曰鰋今鰋額白魚○鯉

今赤鯉魚也魚中鯉為最貴陸農師曰鯉脊中鱗一道每鱗上有小黑點文大小皆三十六鱗躍龍門過而為龍壽有至千歳者○又曰鰼魚黄魴魚青鱧魚元鰋魚白鯉魚赤則五色之魚具備又曰鰼鯊之美不若魴鱧魴鱧之美不若鰋鯉故其序如此

南有嘉魚

一章　罩一名罺捕魚籠也編竹或以荆為之以罩魚罩罩者不一罩之辭也

二章汕樔也今之撩罟以薄汕魚者也罩籠之於上也汕撩之於下也陸農師曰魚欲逸則罩之使入魚欲伏則汕之使出求賢之道如此而已

南山有臺

一章臺一名夫須即莎草也陸農師曰可為笠又可為簑萊草名藜香可食陸璣曰今兖州人烝以為茹謂之萊烝按此專指可食之一草若草萊之萊則草之總名非皆可食者也

二章　桑可為弧○楊即蒲栁可為箭並見車舝正釋

三章　杞山木也陸璣曰一名枸骨其樹如檽理白而滑可以為函○李可食之果

四章　栲杻倶山木栲可為車輻○杻可為弓弩榦並見山有樞正釋

五章　枸枳枸也陸璣曰枸樹髙大似白楊有子着枝端大如指長數寸噉之甘美如飴八九月熟謂之木蜜○楰鼠梓也陸璣曰其樹葉木理如楸山楸之異者也

今人謂之苦楸曹氏曰宮室之良材

蓼蕭

四章和鸞皆鈴也陸農師以鸞之雌者曰和雄者曰鸞故以為名取雌雄相應之義耳東萊吕氏曰後漢志註曰干寶周禮註和鸞皆以金為鈴鸞者在衡和者在軾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舒則不鳴疾則失音故云和鸞雝雝言得其和也然毛氏則謂在軾曰和在鑣曰鸞而鄭氏駟鐵箋以為驅逆之車置鸞於鑣異

於乘車陸農師釋之曰驅逆之車尚輕疾故也如此
則乘車之鸞當有雝雝之節矣乘車者鄭氏以為玉
路金路象路是諸侯得同於天子之車也其行之遲
速固與戎車不同但詩中凡言車者皆曰八鸞此非
置於馬銜兩旁之鑣則兩服之頸不當於衡安得以
八名哉竊意鸞聲不必以在衡在鑣分遲速也干寶
之說本於魯訓韓詩雖相傳已久而於義則未安也
今從毛氏

彤弓

一章

饗鄭氏以為大飲賓也孔氏曰饗者亨大牢以飲賓是禮之大者以大禮飲賓獻如命數殽牲俎豆盛於食燕周語曰王饗有體薦燕有折俎公當饗卿當燕是其禮盛也一朝者言王殷勤於賓早朝而即行禮燕始至夜饗則如其獻數禮成而罷故以朝言之左傳昭公元年鄭饗趙孟禮終乃燕是饗不終日也今按饗食燕者公禮之三等也有三饗三食三燕者有

二饗二食二燕者有一饗一食一燕者有一食再饗有一食一饗而其燕無數者其差各如其爵然饗禮與食則皆烹大牢但饗有酒而食無酒饗有獻酢而食無獻酢所以别也葢饗者天子所以饗諸侯及卿大夫之有功與諸侯之饗鄰國使臣者食禮雖無酒皆大禮也燕則繼饗而燕賔客及祭畢而燕同姓與無事而燕羣臣其禮不若饗之盛矣饗禮重燕禮輕公卿皆然不但如周禮所謂公當饗卿當燕而已賈

氏聘禮疏曰受賔聘享皆在太祖廟若饗食則於禰廟燕又在寢彌相親也周禮大宗伯疏亦曰饗賔獻以命數在廟行之燕者其牲狗行一獻四舉酬降脫屨升坐無筭爵以醉為度行之在寢據此則燕以狗為牲不必少牢也而况於大牢乎於燕止言一獻則知非饗之獻依命數者矣於燕云四舉旅則知饗之無旅酬矣於燕云降脫屨升坐則知饗為立成不坐如左氏所謂設几不倚者矣於燕言無筭爵以醉為

度則知饗之有獻至命數終而止如左氏所謂爵盈不飲者矣饗務行禮而不在食則半解牲體以薦之而無解折故饗有體薦所以訓共儉也燕則體解節折升之於俎使肉可食而情與相親故燕有折俎所以示慈惠也此又燕饗之所以别也饗也燕也皆人君待賓客及其臣之禮也若臣民私飲而非由君設者則謂之飲如鄉飲酒及吉甫飲御皆謂之飲者是也故燕禮記疏亦有君禮臣禮之分焉食則通乎上

下有與大饗並言之食其私食則與私飲同科矣然又有通稱者如七月朋酒斯饗本鄉飲也而亦謂之饗饗又有以為祭饗之饗歆饗之饗者義各與此不同別見楚茨享祀字義

二章

右鄭氏以為右之者主人獻之賓受爵奠於薦右既祭俎乃席末坐卒爵是取賓奠於薦右為義主饗而言也則其意拘而不廣矣

三章

醻鄭氏謂飲酒之禮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飲

而酌賔謂之醻亦主饗而言也誠太拘矣故毛傳不主飲酒而直訓爲報王肅亦云醻報功也葢借醻以明報義耳華谷嚴氏遂謂饗訓共儉爵盈而不飲未必有酬酢則又考之不詳矣按郊特牲大饗君三重席而酢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安得謂無醻酢邪大行人註上公之禮行朝禮在朝乃行三享在廟既訖而饗禮九獻謂日後王速賔賔來就廟中行饗饗者亨大牢以飲賔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饗以訓共

僉九獻者王酌獻賔賔酢主人主人酬賔酬後更八獻是為九獻舉此則侯伯子男卿大夫可以例推矣其禮之僉但不若燕之有旅酬耳烏得遂謂無酬酢邪

六月

一章

戎車兵車也輓之以革而漆之無他飾故又謂之革車餘詳見車攻字義○常服戎事之常服也周禮司服凡兵事韋弁服鄭氏註韋弁以韎韋為弁又以為

衣裳春秋傳曰晉郤至衣韎韋之跗注是也今時伍伯緹衣古兵服之遺色賈氏謂韎是蒨染赤色也跗謂足注跗屬也袴屬於跗裳亦用韎韋也伍伯者宿衞之行長是古兵服遺象至漢時是兵服赤之驗也故陳氏祥道謂兵事上下同服正謂此耳然集傳以韎韋為弁又以為衣而素裳白舄此則衣從冠色舄從裳色之制蓋本聘禮君使卿韋弁歸饔餼有韋弁之文而註遂附會其說耳夫衣從冠色舄從裳色此禮服之

制也而以言兵服之韎韐可乎陳氏祥道固謂其無據而於淇奧字義亦辯之矣則此當依司服註韎韐為衣裳之說如此則與瞻洛韎韐有奭以作六師之義亦相合矣

二章

比物四驪比齊同也物者以色分類之名四驪者同一色也周禮校人職曰凡大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凡軍事物馬而頒之註云毛馬齊其色物馬齊其力毛氏則謂宗廟齊毫尚純也戎事齊力尚強也

田獵齊足尚疾也爾雅亦與毛同今按齊色齊力齊强之說雖其分如此而亦有不盡然者孔氏曰戎事齊力尚强不取同色而曰四驪者雖以齊力為主亦不厭其同色故曰駟騵彭彭又曰乘其四騏田獵齊足而曰四黄既駕是皆同色也無同色者乃取異毛耳騏騮是中騧驪是驂是也據此則馬蕃畜者可以兼之益見其養馬之善否則舉其所重亦各有專主耳

四章

穫一作䕶焦穫藪名周畿内地爾雅十藪周有焦穫郭璞注曰今扶風郡池陽縣瓠中是也今按焦穫澤在涇陽縣北池陽廢縣在三原縣東北二十里涇陽在三原之西皆屬西安府相鄰之邑而去鎬京百餘里毛氏以焦穫為周地之近玁狁者非矣鎬劉向以為千里之鎬謂周畿千里盡處也以玁狁自此至方而始侵涇陽故知非鎬京耳然亦不詳所在今以古甫薄伐至于大原觀之未嘗窮追遠出也而言其來

歸則曰白鎬鎬必大原之邑名也以其地高平故謂之鎬漢魏於此置高平縣非以其為大原歟方即朔方詳見出車侵鎬而遂入方必其北邊相近之地侵鎬犯周畿也又以方過西戎相通之路故復侵之尋復大肆以深入涇陽整兵以屯焦穫其不可茹者如此○織旗各有文為號以識別之故旗謂之幟鳥章鳥隼之章即幟文也師行有青龍白虎朱鳥玄武招揺五方之旗獨言鳥章舉朱鳥之一旗耳○旆或作

茷附旗之帛郭璞云末為燕尾理或然也但爾雅謂繼旐曰旆而說者遂以垂斿釋之則斿如流水之勢而數之多寡不同非燕尾之形也斿亦有五色如左傳定公四年載分康叔以綪茷則赤色之旆也獨言白旆亦猶五方旗之單舉鳥章耳昭公十三年載晉人以諸侯有閒會于平丘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葢旆者將戰始設未戰則但建旗而不旆也王者之師有征無戰而曰白旆央央者葢示必征

之意非若後世之旆則必戰也長發武王載旆義同

○元大也戎即戎車以奉王命為大故曰元戎此與

秦小戎義異

五章大原舊說以為在大原府陽曲縣蓋謂河東之大原

也竊謂大下無點乃大原非太原也當時河東之大

國有晉兵雄晉陽而足以制羣狄河西之大國有韓

世為州牧而足以控百蠻玁狁之部落近於周疆必

不自河西道入觀其由朔方而至涇陽則必取固原

之道向予嘗聞之友人謂大原即固原其說必有所受矣葢固原去朔方約五百餘里而玁狁在其東北則其入周之要路當在此也餘見前章字義

六章

炰鼈鼈穹脊連脅甲蟲也水居陸生爾雅謂合毛炙物曰炰葢以毛炰而炙之即禮記註所謂包裹燒之也但謂之包則或茅或萊皆可用不必定以毛包也如鼈之無毛將以他毛包之乎若華谷嚴氏謂鼈可煮不可炰則於炰鼈之義不可通矣詳見瓠葉字義

○膾鯉以魚之鮮者聶而切之為膾即今之魚腥也許慎以為細切肉蓋即論語膾不厭細之意鼈非燕飲之常膳鄭氏謂加珍美之饌以極勸也

采芑

一章

芑穀名三山李氏曰毛以薄言采芑為菜豐水有芑為草維糜維芑為穀王氏皆以為穀○新田即由菑而治已柔者也既柔則和而為畬菑則初耕地而反草者也爾雅云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

○路車蓋象路非即戎之革車也孔氏以此為金路蓋緣周禮巾車有金路鉤樊纓之説而不知鉤乃天子諸侯車飾之通名方叔又非同姓諸侯其路不可必其以金耳巾車又言象路朱謂車色也正合路車有奭之義方叔所以不乘革路者孔氏謂以革路臨陣所乘也集傳以戎路釋路車則革路革鞔而漆之不可以言奭矣○簟茀以竹簟為車蔽也説見載驅正釋魚服説見采薇正釋但采薇魚服以矢服言而

此則直以飾簟茀耳蓋此上下文所言皆車飾也孔氏引左傳夫人歸魚軒註云魚皮又可以飾車也義與此同○鉤膺鉤婁頷之鉤也以金為之膺馬之胷前也蓋從頷夾馬頸而婁之以鉤於胷前也集傳謂馬婁頷有鉤而在膺有樊有纓樊馬大帶纓鞅也今按樊或作縏取鞶革之義故讀如盤杜氏謂之馬腹帶是以樊纓為二物而樊在馬腹纓在馬胷也然纓鄭氏以為合馬鞅賈氏儀禮疏云古者謂之纓漢時

謂之鞅舉漢法為況則鞅之為字從古有之其字從草必草為之也鄭司農云纓當胷以削草為之其說未為非是但所謂纓者所以飾鞅而陳氏祥道以為纓非鞅也葢本左氏游纓及杜氏纓在馬胷前如索帬之説曰游則若今之纓緌可以游移者而舊註直謂纓為鞅則非矣夫纓王十二就公侯九就伯七就子男五就就重也一重為一帀也皆以五采罽飾之罽續毛使長用五采染織依命數為就聚而成纓以

綴於鞅此惟諸侯得用之天子之卿視侯大夫視伯元士視子男其纓之就宜與諸侯同他皆不敢用也故衛叔仲于奚請樊纓孔子以為名器不可假人若以樊為馬腹帶則此帶無纓以别尊卑人人所得通用而何係於諸侯之名器哉故有纓之樊在前者也馬腹之帶在後者也在前之樊即鞅也如此則纓在鞅中為當胷而鞅之兩旁婁頷之鉤之所貫也賈氏謂後鄭以纓是馬夾頸則又非矣蓋鉤是金纓是罽

本不同也陳氏祥道知馬腹帶不可以為樊纓之樊而以樊然釋之則又失樊字之義也大抵馬飾之名多矣起於周禮巾車而為說者之所以不一亦由巾車之文本雜亂無倫也令即其言而備論之巾車掌公車之政令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以祀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旗以賔同姓以封象路朱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革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即戎以封四衛木路前樊鵠

纓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註云玉路以玉飾諸末金象亦然朱以朱漆車而飾之即路車有奭也草路輓之以草而漆之無他飾木路不輓以草漆之而已此路車之飾也錫馬面當盧刻金為之所謂鏤錫也勒馬頭之絡也有銜曰勒龍勒者以龍為飾如儀禮士貝勒然此皆馬首之飾也鉤樊纓說並見前曰絛纓者絛讀為絛以朱白蒼三色絲為絛而不用五采罽如士喪禮馬纓三就也三就以三絛聚而為一其著

鞅則如五采罽然實非五采罽之纓也前樊者正謂樊之在馬胷前也鶡杜子春謂故書或為結蓋言無就而結之耳如此則絛纓乃垂而長者不為結而纓之結者則又降於絛纓矣鄭氏以前為翦以結為鶡皆以色言而陳氏祥道皆無取焉此皆馬膺之飾也大抵玉路惟天子得用之其曰同姓異姓者則五等諸侯皆在其中而金路則非有功為上公及同姓之異等者亦不以封也然則象路亦豈止以賜異姓者

乎若草路之草𩊚而漆即大夫之墨車也木路之不革輓而漆即士之棧車也上得以兼乎下故曰天子之五路諸侯之於草木二路亦然然而巾車所載車馬之飾若有所分配者蓋因車之貴賤而各因以為差耳非截然一定之制也如九就七就五就之制宜備於金路象路之中而乃以五就言於草路天子之大夫視伯非乘草路者也而乘墨車之大夫即諸侯之大夫也天子之元士視子男當用五就則天子之

中士下士當用絛纓而馬纓三就之在士喪禮者正絛絲也以其不得同於元士之用五采罽故以三就之絛為别耳諸侯之卿大夫纓無明文其必與天子之中士下士同制歟鄭氏謂王之革路絛絛則宜以三就而巾車乃言五就安可通乎故知九就七就五就之等自為差耳非從五路以為序也如此則木路之言結纓乃為諸侯之士言也其差自宜降於絛纓矣如以天子諸侯用之則纓亦如其命數之就可也

而豈真在五就之下哉故此詩言方叔之車鉤膺鞗革嵩高言申伯之車鉤膺濯濯韓奕言韓侯之車鉤膺鏤錫夫方叔以卿士受服申伯以異姓改封則象路矣而皆有鉤膺韓侯以同姓受命則金路矣而有鏤錫是錫不特施於玉路而鉤不特施於金路也故陳氏祥道曰禮所謂錫也鉤也朱也龍勒也條也各舉其一互相備也若夫木車則質而已故結其前五者之飾皆其首面頷膺之著者也故不及腹帶知此

則可以觀其會通而不牽於文句矣

二章

軧詩詁以為轂之旁出者也考工記三分其轂長二在外一在内以置其輻是轂之外者長而内者短也在輪中通名為轂轂之旁出者為軧約軧者毛氏曰長轂之軧也朱而束之孔氏疏曰轂則謂之軧兵車乗車其轂長於田車是為長轂也朱而約之謂以朱色纒束車轂以為飾蓋以皮纒之而上加以朱漆也

又曰錯者雜也雜物在衡是有文飾其飾之物註無

云馬八鸞四馬在鑣之鈴也瑲瑲與鶬鶬同衆集聲

也○命服謂受天子命而得服者玉藻云三命赤韍

葱衡令云朱芾是赤芾之通名也葱謂蒼玉之色孔

氏曰三命以上至九命皆葱珩非謂方叔唯三命也

鄭氏以命服為天子之服常弁朱衣裳是以戎服言

也恐戎服不宜有芴珩之佩耳且與路車有奭者不

類

三章鉦鐃也鐲也孔氏曰鐲鐃皆得以鉦名之鐲似小鐘

鐃似鈴有大小之異耳凡軍進退皆鼓動鉦止非臨陣獨然此文在陳師鞠旅之上是未戰時事也濮氏曰周禮云鼓人以金鐲節鼓以金鐃止鼓即無鉦名則鐲鐃通謂之鉦而節止實由於鼓據此則鉦人伐鼓者即鼓人也主鉦而言故曰鉦人耳

車攻

二章　田車在周禮巾車謂之木路不輓以革而但漆之蓋樸素渾堅之制也輿廣六尺六寸與兵車乘車同惟

輪則田車小兵車乘車三寸說者以兵車乘車皆駕國馬而田車駕田馬故也然既差馬而齊之故四牡孔阜皆良馬也特以田車欲便於搏獸故其輪稍低所謂田馬雖不及龍馬之八尺蓋亦七尺之駥矣○甫草韓詩作圃草鄭氏曰甫田之草也爾雅十數鄭有圃田郡國志圃田澤一名原甫在鄭州中牟縣西北七里其圃東西五十里南北二十六里集傳曰圃田後屬鄭地宣王時未有鄭國圃田屬東都畿內故

往田也今按中牟在鄭州東今隸開封府圃田者常狩之地也

三章　敖敖山下地名在鄭州滎陽縣西十五里當甫田之西界東萊呂氏曰敖山之下平曠可以屯兵翳薈可以設伏所謂東有甫草即此地也

四章　赤芾鄭氏曰芾者天子純朱諸侯黄朱純朱者朱芾也黄朱者赤芾也孔氏謂朱深於赤赤對文則朱赤淺深有異散則皆謂之朱故天子純朱明其深也諸侯

黄朱明其淺也舉其大色皆得為朱芾也然其所以
異者特以朱臨下赤朝上之禮宜有差耳故臨川王
氏曰人君宜朱芾而此赤芾者會同故也蒞其臣庶
則朱芾君道也故方叔服其命服則朱芾會同於王
闕

謂之伯按周禮校人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所謂馬祖本不知其何指惟鄭氏以馬祖為天駟天駟者孫炎以為房四星也竊意星名亦後人所加馬非因此而生安得以為祖蓋亦臆說耳先牧馬社馬步之名則亦因其字義而推之可也祭各以時祭之常也今將田而祭馬祖則亦欲齊其足而求神之祐耳

二章　漆沮二水名雍州之域有二漆沮而皆入渭其一在

漢馮翊之地涇之下游也其一在漢扶風之地灃之上游也禹貢導渭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渭水未會灃之前所受之漆沮扶風之漆沮也不言渭之所過於會灃之上而言所過於會涇之下者則馮翊之漆沮也意者扶風漆沮小而可略而馮翊漆沮大而當詳歟漆沮於經常並稱之必二水相敵也然二水名稱相亂或以沮水言於馮翊而沮自為沮或以漆水言於扶風而漆自為漆或以漆

沮為一水故釋經者往往無定論以今考之沮水出延安府中部縣西南子午嶺流經西安府涇陽縣嵯峩山南及耀州富平縣至粟邑廢縣會于洛粟邑今同州白水縣西北地也洛水出慶陽府城東北廢洛源縣於白山非洛陽之洛也流經延安府甘泉縣西及鄜州洛川縣至同州澄城縣西北南流合沮水至同州朝邑縣入渭竊意洛水即漆水也蓋二水異源而同出慶陽流長俱大故漆沮並稱孔安國註禹貢

漆沮亦曰洛水此說是也但不當以沮併為洛耳然比之寰宇記所謂漆水自耀州同官縣東北界來經華源縣合沮者則沮大漆小不得並稱而耀州之漆不可以當漆沮之漆矣此馮翊之漆沮也又一漆水出鳳翔府北麟遊縣西晉潤麇縣故漢漆縣也流經岐山北大欒水自西北注之南與杜水合杜水出杜陽山在府城東北二十五里故杜陽縣地也其並稱之沮水則諸家以為未詳然有大欒諸水合流豈即

沮之別名而失傳歟此扶風之漆沮也馮翊之漆沮即此漆沮之從天子之所與潛猗與漆沮者是也扶風之漆沮即縣白土沮漆者是也何以別其如此邪以公劉遷豳大王遷岐觀之大略可見矣葢不窋之徙居戎翟也在今慶陽府公劉自不窋故地而遷豳在今邠州淳化縣西豳三泉縣界當涇水之西其道甚便而沮在涇之東漆又在沮之東俱隔大山公劉初遷必不至馮翊之漆沮也及大王自豳遷岐踰梁

山而始至岐山北漆沮合流之處梁山在今西安府乾州城西北五里當豳之西南大王初至於此時尚未有室家也故陶復陶穴以居沮漆耳當其在豳則公劉時先已有館況至大王時在豳既久豈得復言陶復陶穴哉但其地水源所出俱在岐周之北扶風之地非豳也顔師古謂自土沮漆齊詩作自杜公劉避狄而來居杜與漆沮之地其謂杜與漆沮為三水則是而曰公劉來居蓋本鄭元詩譜之說則失之矣

蓋漆沮之會於同州者去鎬京三百餘里據爾雅則周人常狩之藪焦穫近於漆沮其山多獸其水多魚順渭流而下取獸取魚恒必從之故吉日及潛之漆沮當言於馮翊也不然則二漆沮混而無别此為説者所以紛紛無所的從歟

鴻鴈

一章鴻鴈似鶩之鳥孔氏曰鴻鴈皆是水鳥其形鴻大而鴈小春則避陽暑而北秋則避陰寒而南

庭燎

一章
庭燎大燭也以松葦竹灌脂束之諸侯將朝則司烜供蕢燭庭燎註云樹於門外曰大燭門内曰庭燎疏云以庭名之明在門内故以大燭爲門外文對故異散則通也

沔水

一章
朝宗本諸侯見天子之名周禮大宗伯曰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註云朝猶朝也欲其

來之早也宗尊也欲其尊也覲勤也欲其勤王之事遇偶也欲其若不期而偶至竊意諸侯以四時至者如舜典廵狩以四時分東南西北歲徧也大宗伯所言則十二歲侯甸男采衛要六服之諸侯盡朝於京師亦以四時分方而至也朝宗覲遇各舉一邊孔氏所謂互見為義諸侯朝覲天子豈有别乎此云朝宗于海者猶書言江漢朝宗于海也以見民心有歸之意

黃鳥

一章 穀木名下穀字善也安成劉氏曰二穀字異義據韻則一從木一從禾

我行其野

二章 遂牛蘈仲春時生可釆或曰惡冄陸璣曰今之羊蹄似蘆菔而葉長赤煑為茹滑美

三章 葍當也陸璣曰其根正白宜著熱灰中温噉之荒歲可蒸茹以禦饑曹氏曰遂葍皆野生

斯干

五章莞小蒲濮氏以為燈心草即苻離也按周禮有莞席蒲席莞與蒲宜有大小之别故鄭氏以莞為小蒲之席而華谷嚴氏以為莞精而蒲粗也竹葦曰簟司几筵有次席註以為桃枝竹所次成文者其即此簟歟莞席在下即筵也竹簟在上即重席也孔氏曰寢卧之席自天子以下宜莞簟同○熊羆皆有力之獸也熊強毅有能而羆尤強陸農師曰熊似豕堅中山居

當心有白脂如玉味甚美好舉木而引氣謂之熊經冬蟄不食饑則自舐其掌故其美在掌熊之搏擊先伏而後動羆似熊而大為獸亦堅中長首高脚猛從木能緣能立其白生於心之下肓之上亦如熊白而粗春夏則有秋冬則無猛憨多力能拔大木○虺蛇皆毒螫之蟲虺蝮也孫炎曰廣三寸頭如拇指有牙最毒陸農師曰虺狀似蛇而小舊說蝮蛇怒時毒在頭尾螫手則斷手螫足則斷足蛇之尤毒烈者也蛇

紆行曰委蛇蓋取諸此蛇盤常向壬壬北方也

無羊

一章 犉毛傳以為黄牛黒脣此與爾雅雜黒脣同竊意周人尚騂何取於義而以黄牛黒脣為貴乎一説牛七尺為犉庶幾可通但恐繭栗之牛亦未必至七尺耳故令宜以騂牛之一色者為犉

四章 衆維魚矣衆者人衆也夢人衆而乃是魚者魚是豊年之祥見人之衆多者皆為豊年也陸農師曰俗云

春魚遺子如粟埋於泥中明年水及故岸則皆化而為魚如遇旱乾水不及故岸則其子為日暴乃生飛蝗故說者以為陰陽和則魚多豐年夢魚理或然也

○旐維旟矣旐旟旐龜蛇之旗北方藏伏之象也旟鳥隼之旗南方飛揚之象也夢旐而乃是旟見其由藏伏而飛揚其昌盛之勢不可遏也集傳據周禮大司馬郊野載旐之說而曰旐統人少又據司常州里建旟之說而曰旟統人多則其序乃隨時之所部分

而非不可易之制也安可以是定多寡哉已詳辯於

干旄字義矣

節南山

二章憯毛氏訓曽鄭氏亦從其義而後儒遂因之不改然

以理求之於曽義亦無所當考之韻書但以為慘慼

愁恨耳惟錢氏曰憯痛也得之矣後皆倣此

正月

六章蜴蜥蜴也陸璣曰大如指形狀可惡陸農師曰蜥蜴

蝘蜓守宮也博物志云以朱飼之其體盡赤擣之萬杵以點女人終身不滅如赤誌偶則落故曰守宮守宮鱗色如蛇而四足亦與魚合如此則守宮者水蟲也故與魚合爾雅以蜥蜴釋蠑螈以蝘蜓釋守宮以守宮釋蝘蜓形狀相類而四名則本一物也然許慎謂在草曰蜥蜴在壁曰蝘蜓邢昺謂在草澤中者名蠑螈蜥蜴在壁者名蝘蜓守宮詩詁亦謂守宮蜥蜴二物蜥蜴尾通於身如蛇而加足有黑色者有青綠

色者常居草間守宫褐色有尾偃伏壁間故名蝘蜓亦謂守宫常在屋下也今按蜴與虺並稱則亦有螫毒者也但今在壁間者名蠍虎能螫人而在草澤間者名五步蛇不能螫人則蜥蜴當在壁間與蝘蜓守宫同一物而蠑螈在草澤間當自為一物耳大抵此二物者名稱亦多相亂故方言云秦楚西夏謂之守宫或謂之蠦蠼或謂之蜥蜴南陽呼蝘蜓南楚謂之蛇醫或謂之蠑螈初不以為二物也然東方朔云非

守宫即蜥蜴則又以守宫蜥蜴分而為二殊不知蜥蜴在壁間能螫則不當與守宫分二類矣𢈔説見斯干字義

八章褒姒褒國名姒姓夏所封其地在今漢中府褒城縣括地志故城在縣東闕百步褒人有罪入此女於幽王以贖罪是為褒姒王為廢申后及太子宜臼而立以為后

十月之交

一章

日有食之集傳曰歷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左旋於地一晝一夜則其行一周而又過一度日月皆右行於天一晝一夜則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日一歲而一周天月二十九日有奇而一周天又逐及於日而與之會一歲凡十二會方會則月光都盡而為晦已會則月光復蘇而為朔朔後晦前各十五日日月相對則月光正滿而為望晦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掩日

而日為之食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亢日而月為之食是皆有常度矣然王者脩德行政用賢去奸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而月常避日故其遲速髙下必有參差而不正相合不正相對者所以當食而不食也若國無政不用善使臣子背君父妾婦乘其夫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則陰盛陽微當食必食雖曰行有常度而實為非常之變矣今按上古陽盛日不常食故一

食即爲大變夏書所謂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可以見其警懼之甚矣觀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而書日食者止三十六亦未若後世之數食也

四章 卿士杜預以爲王卿之執政者按孟子云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葢謂所食采地之禄非實封也惟爲卿則爲王所重而加之子爵以其下親民事示子養之意耳其受禄則固視

侯而食采也豈若外諸侯之世襲子封哉然子爵止謂元士謂之卿士而卿未有爵以侯伯者陸淳曰畿内諸侯皆曰子殷制已然箕子微子是也周因之王臣稱子皆畿内諸侯也蘇子單子尹子是也然則周書顧命有芮伯彤伯衛侯皆周之六卿何以不為子爵邪葢成王之時周都鎬邑而芮彤衛皆以外諸侯入為天子六卿故稱其本爵耳由是知王制所謂天子縣内封方百里者九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又

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皆附會之說矣司徒地官掌邦教冢宰天官掌邦治本皆卿也然既為卿則宜稱子意者畨與家伯因未有爵封而不得為卿士歟不然則若晅糾闕

耳膳夫上士掌王之飲食膳羞者也屬天官内史中大夫掌爵禄廢置殺生予奪之法者也屬春官趣馬中士掌王馬之政者也屬夏官師氏亦中大夫以媺詔王而喻諸道德者也屬地官司徒當在宰下而序於其上膳夫趣馬皆以士而序

於大夫之上蓋皆近幸之臣必當時寵任各有所專重而為之差歟皇父番棸蹶楀皆氏也家伯仲允皆字也稱氏者由世族而進用也稱字者本大夫而兼攝也稱子者年尚少也〇豔妻煽方處豔妻謂褒姒意此詩作於幽王六年之後按唐書志十月辛卯日食在幽王六年而國語載三川震岐山崩於幽王二年三川者涇渭洛也此即所謂百川沸騰也岐山崩即山冢崒崩也蓋十月日食以前事而詩人追言之

也史記載幽王三年王之後宫見襃姒愛之生子伯服竟廢申后並去太子宜臼以襃姒為后以伯服為太子曰竟廢申后則要其終而言也亦必在四五年之間而煽處亂政則又當在其後矣故曰此詩作於六年日食之後也

六章向孔氏以為東都之畿内而引杜預河内軹縣西有地名向上之説則軹縣者今之濟源也在懐慶府西七十里集傳則謂向今孟州河陽縣河陽今為孟縣

在懷慶府南六十里軹孟本相隣之地蓋必一處而分屬不同也但幽王之時尚未東遷洛邑洛邑去鎬京八百餘里而向在洛邑東北約又二百里不應併其三卿而遠城於此意者宣王中興以來常至東都朝會諸侯郊祀天地而向可以為東都湯沐之邑故皇父因有寵於王而請城耳以王命城故曰禮則然矣蓋幽王之世犬戎方盛患將逼周皇父知有東遷雒邑之幾欲先為自安之計故擇三卿及其士大夫

之富而有車馬者皆往居而實之此與董卓築郿塢

事同可以見權在之不顧國家矣九域志謂同州有

向城雖所傳聞之處不同其為自安計一也

詩説解頤字義卷五